

經部

讀禮通考卷一百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制三

復古

乾學案自孝文更制仕者從之然亦有請從古制者請之而不許而後有奪服之名與夫金革無避之說本不相蒙也迨至宣帝地節詔書始令百姓有喪者吏勿繇使哀帝綏和

始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安帝元初詔始聽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葢其制由卑以及尊第曰欲行者聽之而已非有一切之法以整齊之也迨至建光復斷前制桓帝復行漢祚已衰至孫吳時又厲禁奔喪待以重辟當是時也欒欒之容豈復可見乎晉武鋭意復古復揺於杜預輩之邪說卒不能定沿至於唐始令斬衰三年齊衰三年者並解官

見於開元禮蓋其時職官憂服少有定制矣
唐末藩鎮天下分裂下及五代法制盡隳如
五代會要所載考功申送選人斷自百日卒
哭之後梁唐迄周大率如是宋初始議革之
然猶有乞免持服者風俗之弊於斯極矣至
於執政起復先授武官蓋將以傅合墨衰之
義而奪情之說起焉明洪武初始令奔喪者
不待報而行天順間奏罷奪情起用之制法

令始一其後大臣奪情雖或時有而論者蠭起禮教興行庶云復古予論次其事為變古復古二篇合而考之可以識世變云

漢書宣帝紀地節四年二月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灾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哀帝紀綏和二年六月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顏師古注寧謂處家持喪服

後漢書安帝紀永初元年九月詔曰自令長吏被考竟未報考謂考問其狀也報謂斷決也自非父母喪無故輒去職者劇縣十歲平縣五歲以上乃得次用

元初三年十一月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案從劉愷之言也李賢曰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為常至此復遵古制也

建光元年十一月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案從祝諷孟布之言也

劉愷傳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

陳忠傳忠爲尚書安帝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絶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

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

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救而先王之制
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
郊社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
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
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於令
乾學案從來營私競進之徒凡事之不便於

已者輒引祖制援舊例以駮其說一人倡之千人和之頗足亂人主聽聞不知一時所定未善後世子孫從而更之以歸於善是祖宗所深慰也有何嫌乎故凡典禮所闗當一以先王之禮人心之義為斷不得惑於營私競進者之說

左雄傳順帝時雄為尚書令建言守相長吏非父母喪不得去官

桓帝紀永興二年二月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

案從趙岐之言也

永壽二年正月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

延熹二年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趙岐傳岐以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行服朝廷從之

荀爽傳爽對策曰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

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其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令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

亦為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身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袁夢麒曰記言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漢興略因此意以立法故大臣有寧告之科所以崇孝道厚風俗也自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是遵以為常薛宣為丞相母死弟修去官行服宣謂修三年服少有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逮翟方進為丞相

母死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宣方進俱位大臣而所行若此其俗可以見矣然考之宣紀地節四年令民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送終盡其子道哀帝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揚雄傳注云漢律不為親行三年喪不得選舉凡此皆詳於士民而略於百官公卿又何意邪

徐天麐曰兩漢喪服之制雖不合於古禮然上大夫至孝出於天性者未嘗不服三年之喪在西都則公孫弘原涉河間王良在東京則桓榮韋彪銚期鮑昂及東平王敞東海王臻兄弟皆事親盡愛送終竭哀二史書之以為罕見所以貶時俗之不能盡其通喪也

乾學案徐天麐所輯東漢會要原採紀傳中

所言喪制成文茲已據范史備列不復重出

其所言公孫弘原涉諸人見下守禮篇

吳志嘉禾六年正月禁奔喪犯者大辟詳見變古

晉書武帝紀泰始元年詔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百姓復其徭役

三年三月初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十月聽士卒遭父母喪者非在疆埸皆得奔赴

晉書載記後秦姚興弘始中詔將帥遭大喪非在疆

場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為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輙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

魏書孝文帝紀太和二十年二月詔自非金革皆聽終三年喪（案從李彪之言也）

李彪傳彪上封事七條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縁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素冠作刺逮於虐秦殆

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曁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令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

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緌同節慶之讌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母喪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衰從役雖逕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采願付有司別為條制高祖覽而善之尋皆施行

周書宣政元年初令遭父母喪者聽終制

舊唐書高祖紀武德二年正月初令文官遭父母喪者

聽去職　時尚書左丞崔善為奏欲求忠臣必於孝子
比因時多兵革頗遵墨衰之義丁憂之士例從起復無
識之輩不復慼容如不糺劾恐傷風化帝從之遂下前
詔
唐書崔善為傳初天下既定羣臣居喪者皆奪服善為
建言其敝武徳二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權迫不能免
如房玄齡褚遂良者多矣
唐會要武后長安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敕三年之喪自

非從軍要籍者不得輒奏請起復

開元十三年車駕將赴東嶽太常追孝假音聲人從駕華州刺史楊瑒奏曰臣竊考經傳喪紀有文歷代相因損益無替斯事體大人誰敢違國家孝理天下超跡百王焉可以苴絰之人叶鐘磬之樂既傷往教復玷清猷良史見書難為直筆臣職惟宣化期不奉詔上嘉之

天寶十三載詔左降官遭父母喪者聽歸

代宗廣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敕三年之喪謂之達禮

自非金革不可從權其文官自今已後並許終制一切不得輒有奏聞

宣宗大中五年八月宰臣奏伏以通喪三年臣庶一致金革無避軍旅從權近日諸使及諸道多奏請與人吏職掌官并進奏官等起復因循既久訛弊轉深非唯大啟倖門實亦頗紊朝典臣等商量自今已後除特敕及翰林并軍職外其諸司諸使人吏職掌官并諸道進奏官並不在更請起復授官限其間或要籍驅使官任準

舊例舉追署職令勾當公事待服闋日即任依前奏官從之

五代會要晉清泰二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奉長興二年四月五日敕朝臣居喪終制委御史臺具名申奏諸道幕府職事除喪後宜行恩命州縣官纔使授官及到任一考前丁憂服闋並與除授依長定格自有節文應州縣官新授及到任一考後丁憂服闋准格取文解南曹磨勘申中書門下當與除授不得經堂陳狀從之

周廣順三年十一月敕應内外文武臣寮幕職州縣官舉選人等今後有父母亡沒未經遷葬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其合赴舉選者或是葬事禮畢或是卑幼在下勒所由於家狀内具言不得諂冒宜令御史臺巡及逐處長吏本司長官所由司覺察糾舉犯者必行典法如是不切覺察縱任謟冒罪在糾舉之司其中有兵戈阻縮或是朝廷特恩除拜起復追徵及内外官軍職

員並不拘此例所有敕前見任職官及今年舉選人不在糾舉之例

宋史太宗紀雍熙二年十一月辛卯詔在官丁父母憂者並放離任

李燾長編雍熙二年十一月詔自今京官幕職州縣官有丁父母憂者並放離任常參官奏聞待報然其後亦頗有特追出者

禮志真宗咸平元年詔任三司館閣職事者丁憂並令

持服又詔川陝廣南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既受代
而喪制未畢者許其終制尋令川陝官除州軍長吏奏
裁餘並許解官
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張廓言京朝官丁父母憂
者多因陳乞與免持服且忠孝恩義士所執守一悖於
禮其何能立今執事盈庭各務簡易况無金革之事中
外之官不闕不可習以為例望自後並依典禮三年服
滿得赴朝請

仁宗天禧元年劉燁判流内銓請京朝官遭父母憂官司毋得奏留故事當起復者如舊因詔益梓利夔路長吏仍舊奏裁餘乞免持服者論其罪

神宗熙寧四年詔宗室率府副率以上遭父母喪及適孫承重並解官行服

王林燕翼詒謀錄國初士大夫往往久任亦罕送迎小官到罷多芒屩策杖以行婦女乘驢已為過矣不幸丁憂解官多流落不能歸咸平二年三月甲戌詔川陜廣南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聖主端居九重而思慮至此則從宦遠方者不至於畏憚而不敢往祖宗仁厚之澤大抵如此其後以川陜距京師不甚

遠至景德二年三月復聽川陝官丁憂唯長吏奏裁

乾學案丁憂解任自是正禮從宦遠方者即無斧資寧得不奔喪宋初之不許解任此乃陋制反稱為祖宗之仁政乎若以不許奔喪為仁政則許其奔喪者皆苛政矣椓之持論如此何其陋也

元史元統二年詔蒙古色目人行父母喪

大德元年議雲南官員如遇祖父母父母喪葬其家在

中原者並聽解任奔赴　五年樞密院臣議軍官宜限以六月越限日以他人代之期年後授以他職

天歴二年詔官吏丁憂依本俗蒙古色目倣效漢人者不用部議蒙古色目人願丁父母憂者聽

陳思謙傳至順初思謙為監察御史時有官居喪者往往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遂著於令

何喬新史論元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内外官非文武

全才出處繫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論曰三年之喪先王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賢者不敢過愚者不敢不及惡有親喪未終釋苴絰之慘而纓弁冕之華哉不幸遭時多艱迫於君命亦當深度其宜而處之疆圉孔棘則墨衰以從戎事可也宗社將傾則抑哀以紓國難可也舍是則守經而已矣自漢以來有奪情起復之制於是張九齡起復而為相矣馬光祖起復而興兵矣張茂昭起復而尚

主矣士大夫玩常習故不以為非其懇辭不起如富弼劉珙者葢不多見焉況至有元典禮蕩然親存無省覲之期親沒無丁憂之制而忘哀作樂食稻衣錦者接踵於時宜夫陳思謙言此以警有位者也嗟夫三年之喪未足以報其親也三年之喪猶不遂服則視其親猶路人耳士君子遭親之喪而有起復之命則必外度其時曰國有門庭之寇歟朝有睥睨之姦歟宗社有杌棿之患歟無是三者雖有君命不敢從

也又必内度諸已曰吾之德足以尊主庇民歟吾之材足以靖難遏亂歟吾之出處足以繫天下安危歟無是三者雖當其時不可起也外不度其時内不度諸已而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實是烏烏之不若者豈非先王之罪人哉

烏克遜良楨傳後至元中良楨復為監察御史上言國俗父母死無憂制夫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言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南人當

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

明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五月戊辰詔百官聞父母喪者不待報許即去官時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聞父母之喪必待移文原籍審覈俟其

還報然後奔喪臣竊以為中外官吏去鄉或一二千里或萬餘里及其文移往復近者彌月遠者半年為人子者銜哀待報比還家則殯葬已畢豈惟莫覩父母容體雖棺柩亦有不及見者若此之類深可憐憫臣請自今官吏若遇親喪許令其家屬陳於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赴然後覈實庶人子得盡送終之禮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

吾學編景帝景泰四年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等言高皇

帝創制立法父母之喪皆斬衰三年冒喪有禁匿喪有罰所以扶植綱常維持世教至矣近來邊事寧謐在外方面等官已有定例不許奪情而在京官員或有奪情者恐遂成故事必至貪戀名爵不顧廉恥子道既虧臣節安在乞行改正詔嘉納

讀禮通考卷一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讀禮通考卷一百十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制四

守禮上

乾學案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信哉至性所發一往而深雖功令有所不及制若原涉辥修之倫是已晉之君賢矣於是始有固請終制而見許者焉由宋迄明正論益昌乃復

有大臣奪情小臣攻之貶竄笞辱至死不悔
者焉而期功以下之喪能盡禮者亦並採錄
語曰挈缾之智守不假器綱常之在天地亦
賴有守之者也作守禮
漢書公孫弘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
薛修後母卒去官持服遂竟三年
原涉時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行喪冢廬三年由是
顯名京師

河間惠王良獻王德之五世孫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
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
表其益封萬户
後漢書銚期為父服喪三年鄉里稱之
韋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
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
鮑德子昂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
東平王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鄧太后增邑

五千户

東海孝王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

皆（皆或為瘠）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

復重行喪制（注既祥之後而服練也禮記曰練衣黄裏縓緣縓即紅也）國相籍褒具

以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

臻以近藩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

巳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苫

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

焉夫勸善勵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
喪母如禮有增户之封今增臻封五千户僉五百户以
酬厥德
樊儵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毁病不自支世祖
常遣中黄門朝暮送饘粥
杜林傳建武六年弟成物故隗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
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
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

忍殺義士因亡去

符融傳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謝承書潁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尚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蠃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

李元遭母喪行服墓次

胡廣年八十心力克壯為太傅繼母在堂朝夕省膳旁無几杖言不稱老母卒居喪盡禮三年

陳紀遭父憂每哀至嘔血絶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城人母没哀至幾至毀滅服終遂廬於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徵磐曰吾親已没矣從物何為遂不應

袁閎父賀為彭城相卒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贈衰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

汝南王琳巨尉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

唯琳兄弟獨守冢廬號泣不絶弟季出遇赤眉將為所哺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

長沙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

魏文帝悼夭賦序族弟文仲亡時年十一母氏傷其夭逝追悼無已予以宗族之愛乃作斯賦

曹植金瓠哀辭序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以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

晉書孝友傳許孜東陽人二親没柴毁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郡察孝廉不起邑人號其居為孝順里元康中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衮字叔褒晉明穆皇后伯父也母終服喪居於墓側嵗大饑藜藿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衮每日巳食莫敢為設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於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

之樹衮之罪也父老咸為垂涕自後人莫之犯兄子翕卒衮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

劉殷喪母夫婦毁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

何琦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為鄰火所逼烟焰巳交家無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神所感如此

鄧攸傳石勒之亂攸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蚤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絶止應自棄我兒耳棄子之後妻不復孕及攸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陸機愍思賦序予屢抱孔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姊銜恤哀傷一載之間而喪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紓慘惻之感

晉書孫楚傳楚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濟濟曰未知文生

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王育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

魏舒傳子混字延廣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詔曰舒唯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賜陽燧四望

繐隐户皂輪車牛一乘庶出入覩望或足散憂也

王導字恱少侍講東宫歷吴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導還臺及行恱未甞不送至車後又恒為母曹氏襞斂箱篋中物恱亡後導還臺自恱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

謝安傳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舅氏謝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

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王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

世說新語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

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絶

宋書劉懷慰元嘉中父乗人死因持喪不食醯醬冬日不用絮衣

王彭盱眙人少喪母元嘉中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慼鄉里並哀之户各出夫力助作甎甎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甎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嗟神

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奏言改其里為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孔奐為儀曹侍郎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奐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禮法有度並以孝聞

顏延之除弟服詩徂沒離二秋淹泣備三冬往辰緬難紀來算忽易窮升沒奄期晦灑埽易禮容縞衣變子體長逝歸爾躬

南史何尚之傳父叔度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

甚篤叔度母蚤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

王錫為太子舍人丁父憂居喪盡禮

齊庾震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

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齊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樂頤之遭父喪水漿不入口數日

江泌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

蕭景八歲居父中簡侯喪以毀聞子勵奔景喪不進水漿者七日廬於墓所親友隔絶

庾黔婁傳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稽顙

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政得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於冢側

歸有光曰案古廬居之制在中門之外寢苫枕塊蓋始終不越於殯宮而已矣故儒者之論以廬墓爲禮之過然予以爲天下之禮始於人情人情之所至皆可以爲禮孝子不忍死其親徘徊顧戀於松楸狐兎之間而不能歸此可以觀其情之至而禮之所本昔者聖人之爲喪禮而取諸大過嗟夫天下之事苟至於過皆不可以爲禮而獨於愛親之心則不可以紀極故聖人以其過者爲禮蓋所以用其情也

謝弘微兄曜歷卒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

沙門釋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旣多疾卽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歔欷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

謝述字景先少有至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須營理如其

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航幾没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為精誠所致

劉之遴之子三達數歲能屬文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

梁書張稷字公喬母遘疾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或竟夜不寢及終毁瘠杖而後起父永及適母繼殂六年廬於墓側

南史劉覽以所生母憂廬於墓再期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

伏暅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

梁宗室傳蕭脩性至孝年十一丁所生徐氏艱自荆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沈溺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佗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

猛獸至是絶跡野鳥馴狎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

宗室

南史傅昭弟映字徽遠三歲而孤兄弟友睦及昭卒映

喪之如父年逾七十哀戚過禮服雖除每言輒慟

沈旋以母憂去官蔬食辟穀服除猶絶粳粱

張弘策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

任昉為竟陵王記室參軍以父憂去職性至孝居喪盡

禮服闋續遭繼母憂每一慟絶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

哭泣之地草為不生昉素彊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復可識

何點兄求卒點菜食不飲酒三年

劉杳丁父憂每哭哀慼行路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

孝義傳甄恬數歲喪父哀慼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常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為

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母亡居喪廬於墓側詔旌門閭加以爵位

滕曇恭父母卒並水漿不入口者旬日哀慟嘔血絶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悲慟

吳逵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椁

公孫僧遠伯父兄弟亡貧無以葬身自販貼與鄰里供

斂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

韓懷明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及母終水漿不入口一旬既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所改

懷明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荅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已亡矣

陶子鏘母終居喪盡禮母性嗜蓴遂長斷蓴味

李慶緒為東莞太守母憂去職廬於墓側每慟嘔血數升

許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

隱逸傳顧歡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於墓次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

朱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緜帛嘗寒時就同縣孔顗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顗以臥

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顗曰縣定奇温因流涕悲慟顗亦為之傷感

闞康之弟雙之為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

辛普明字文達少就闞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遂侵螫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為

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
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
張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喪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
不隨子入官府
宗少文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
之過甚既乃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
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北史魏崔孝芬兄弟六人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

孝芬等哭泣哀慟絶肉蔬食容貌毁瘠見者傷之

裴脩蚤孤二弟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

弟務蚤喪脩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同於已子

裴莊伯脩弟宣之子也聞兄敬憲寢疾求假不許遂徑

自還扶侍兄病晝夜不離於側形容憔悴因葬敬憲於

鄉遇病卒

房景伯弟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憂毁之容有如居重

其次弟景先亡幼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內御鄉里為

之語曰有義有理房家兄弟
房彥詢丁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嘗遇期功之戚
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特為叔父豹所愛重病卒豹
取急親送柩還鄉悲痛傷惜以為喪當家之寶
倉跋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毁瘠見稱
鄉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表門閭
張元性至孝祖没號踊絶而復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
三日鄉里咸歎異之

楊慶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縣粟各有差

紐因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周武帝表其閭授甘棠令子士雄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隋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為累德里

劉仕儁性至孝丁母喪絶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李德饒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七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衰徒跣號踊幾絶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邨名孝敬里名和順

徐孝肅蚤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瘁歷歲見者愍焉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

冬單衰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垂二紀被髮徒跣以終其身弟備德卒其子處默亦廬於墓世稱孝焉

徐孝順穎性至孝丁母憂三年衰絰不離身窮冬不御纊形體骨立杖而能起

崔約五歲喪父不食肉

隋書韋鼎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兄昂卒于京城鼎負尸出寄於中興寺求棺無所

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乃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致

王通銅川府君之喪勺水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必儉曰我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塗車芻靈葢不從五世矣銅川夫人病目不交睫者三月

唐書李百藥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雖除喪容貌癯毁者累年

房𤣥齡父彦謙疾緜十旬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

日

薛收河東人內史道衡子也內史以非辜被戮收遁於首陽山既免喪服不除文中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

武弘度父卒自徐州披髪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哀號日一溢米

任敬臣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舉孝廉授制作

局正字父亡數殞絶繼母曰而不勝哀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

崔衍居父喪徒跣護柩行千里道路為流涕

畢構居親喪毀瘠甚已除猶屏處丘園構弟栩以太府主簿上留司東都聞構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構有二妹以撫育恩遂制三年之服

侯知道程俱羅居親喪穿壙作冢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却之廬墳次哭泣無節

路敬淳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毁妻為之不識

盧邁傳邁每有功緦喪必容稱其服而情有加焉從父弟起喪還洛陽過都邁奏請往哭之盡哀時執政自以宰相尊五服皆不過從問弔而邁獨不徇時議者重其仁而亮云

李㥿居父喪廬墓側德宗敦遣歸第一夕復往

歐陽通母喪年饑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

以氊絮潛置席下通覺即徹去

梁文貞少從軍守邊逺還親已亡自傷不得養即穿壙為門晨夕汎埽廬墓左

舊唐書張志寛丁母憂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手植松柏千餘株高祖聞之遣使就弔授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門閭

元德秀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無茵席

趙弘智事兄弘安同於事父所得俸禄皆送兄處及兄

亡哀毁過禮

馮元常閨門雍肅雅有禮度雖小功之喪未嘗寢於私室

崔從以父憂免兄弟廬於父墓手植松柏免喪不應辟命

李元素少孤奉長姊友敬加於人及其姊没沈悲遘疾上疏懇辭職從之

杜式方季弟從郁少多疾病式方每躬自煎調藥膳飲

非經式方之手不入於口及從郁夭喪終年號泣殆不勝情

列女傳冀州鹿城女子王阿足者蚤孤無兄弟唯姊一人阿足初適同縣李氏未有子而夫亡時年尚少人多聘之為姊年老孤寡不能舍去乃誓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業夜便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餘年及姊喪葬送以禮鄉人莫不稱其節行競令妻女求與相識後數歲竟終於家

汴州孝女李氏年八歲父卒柩殯在堂十餘載每日哭臨無限及年長母欲嫁之遂截髮自誓請在家終養及喪母號毁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棺槨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餘人葬畢廬於墓側蓬頭跣足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數百株按察使薛季泉列上其狀有制特表門閭賜以粟帛

劉寂妻夏侯氏字碎金父長雲為盬城縣丞因疾喪明碎金乃求離其夫以終侍養經十五年兼事後母以至

孝聞及父卒毀瘠殆不勝喪被髮徒跣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每日一食如此者積年貞觀中有制表其門閭賜以粟帛

宋史參知政事李穆性至孝遭母喪詔強起之穆不食葷茹素哀戚過甚因致毀瘠遂卒太宗臨哭出涕

楊礪父喪絕水漿數日服除以養母閑居無仕進意鄉舊遺書敦喻礪乃赴官

种放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廬於墓側

馮元仁宗時人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不為世俗齋薦

王質為祠部員外郎丁父憂與諸弟飯脫粟茹蔬終喪

趙抃居母喪廬於墓三年不宿於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悌

徐積母終號慟嘔血絶而復蘇哭不輟聲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臥苫枕塊衰絰不去體雪夜哀號伏墓側顛委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

劉永一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司馬光傳之以為
今世士大夫所難
陳敏年十一廬親墓有芝產於冢
黄庭堅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
哀毀得疾幾殆
葛書思居父喪哀毀骨立盛暑不説苴麻終禫不忍去
冢舍累年乃出仕
吳師仁喪親廬墓下日倩寺旁僧造飯一鉢以充饑不

復置庖爨

楊祥事親孝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芝白烏白兎之瑞

虞允文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

劉珙喪繼母卓氏年已逾五十盡哀致毀内外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

陸九齡十歳喪母毀瘠如成人

陳塤喪父毀瘠考古禮制祭儀祭器行之

潘好禮居喪結廬墓次竟祥禫乃復初

趙善應毋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俛首柩旁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於廟

張汝明執親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脫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踣

趙宗憲天性篤孝居父喪月餘始食食小祥始茹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久之

陸子静與吕伯恭書眉山兄弟居喪再期之内禁斷詩文其亦講聞乎喪禮也

朱子語類吕與叔誌一婦人墓云凡遇功緦之喪皆蔬食終其月此可法

遼史耶律安摶自幼若成人居父喪哀毁過禮見者傷之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未葬不預宴樂

金史劉政母死負土成墳鄉鄰欲佐其勞政謝之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

温德亨鄂勒博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扵墓側
元王留孫安城人世以孝行聞鄉里父没慟至嘔血幾
絶乃蘇既葬結草如繭寢處墓左哀至悲泣苫草爲腐
風雪豺虎不避久之母命再三乃歸服闋猶不食醯醬
蔬果至冡木巳拱言及其父母哀如初喪每食稍甘必
遣人馳奉墓所歸乃就食歐陽玄集
趙天爵母喪廬墓三年父繼喪亦如之唯蔬食菜羹不
飲酒食肉不與妻妾見有司以聞旌表門閭復其家陶九

成輟耕錄

明丘鐸祥符人弟為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母没鐸哀慟幾絶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膝下今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颾鐸恐母岑寂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人稱為真孝子云

孫惟中昌邑人父卒日啜淖糜二盂晨起掬雪類面妻

劉氏居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 宋濂集

王中登封人家業農母没廬墓披麻食粥未嘗櫛髮易衣洪武間表其門

孫毓武陟人登洪武丙子鄉試後代祖父行戍十有四年母喪廬墓躬負甎土築墳人稱其孝

顧仲禮保定人幼孤事母至孝遇歲凶負母就養他郡十年始歸見蝗起食其田苗仲禮泣曰我將何以為養乎俄疾風蝗盡去苗得不傷母卒廬墓三年哀慟如初

洪武中旌其門

權謹十嵗遭父喪哀毀幾絶母終躬負土封樹廬墓三年仁宗嘉其孝名拜文華殿大學士子倫領鄉薦學行脩明養親二十年親終隱居教授不仕倫子宇亦篤孝道父病守侍湯藥寢不觧帶既葬廬墓負土種樹成林晨昬哀泣母卒合殯亦如之州守以聞旌表其門

曾士元萬州人篤於孝友父魯病瘡犯豕肉卒遂終身不養豕見即悲泣母疾侍湯藥寢處不違執喪哭踊絶

而蘇者數次哀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過
祖塋雖夜必拜
黄璿富順人性至孝年十二祖母常病渴思螺湯時天
寒水凍家人遍求弗得璿往田中忽於水下得螺四十
枚作湯以進祖母病愈母没廬墓芳草生於塋域
曹端遭父喪五味不入口苫塊迄終喪不離廬墓者六
年
盛宗巢縣人髫齓中喪父母再適及長有人言在永平

宗即走數千里尋之至中途染疾歸後復籲天而行時
母年七十矣宗備訴其憂苦子立買車載歸竭巳奉養
者二十餘年母壽終九十有六既葬廬墓三年

呂仲和歸德衛人少喪父事母至孝母因疾喪明百醫
罔瘵仲和叩天泣禱舐之遂愈後卒廬於墓側正統初
旌

張諫赤水衛人登進士授行人丁母憂哀毀骨立廬墓
三年父卒亦如之

畢鸞井陘人父為莒州學正卒於官鸞時年少窮不能
歸喪遂藁葬於莒奉母暨幼弟歸井陘時以父骨未葬
為恨與人言輒涕淚交下不止暨母卒哭踊幾絶水漿
不入口者四日乃諭弟曰母没無事於養我其歸父骨
以葬遂衰絰銜哀徒步負父骨歸躬營冢壙既事乃廬
墓側朝夕哀哭之後舉進士歷官參議
甘澤開州人與弟潤俱以純孝稱歷官副使謫滁州天
順初名還至張秋聞父喪徒跣三百餘里奔歸既葬廬

墓旦暮泣奠盡哀潤事母亦篤孝俱旌表

麗景華上元人母疾作痢景華嘗糞甜苦謂妻曰糞苦母不死矣果復瘳鄰火爇近所居籲天曰我母老矣願天留此終餘年風反火息人以為孝感所致詔旌其門復其丁役母終遂廬墓側

蔡興父没負土築墳廬墓三載栽樹成林事聞旌其門

李東陽集

史璠遭母喪一遵文公家禮衰服儼然居倚廬之中不

御葷酒終喪始出 賀欽集

涂壽性至孝父卒治喪葬一用古禮廬墓三年手植松數千株構墓祠以便展謁歲時伏拜孺慕不已見者嗟異之有司以聞旌為孝子之門 程敏政集

林濟民海陽人弱冠時母病篤強命之娶婦至門而母卒足不入幃守苫次哀毀踰禮及葬廬於墓服闋始合巹鄉邦大稱之後登鄉薦官縣令

閔玄幼失父誠心事母母没廬墓服闋復追喪三年服

除三十餘年廬墓如居喪日成化間事聞旌表

汧陽王誠洌秦康王諸孫父遘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而後進及父薨枕塊寢苫盡斷酒肉雖醯醬鹽酪不入口將葬霖雨禱之而霽葬已復大作竟喪衰麻不去身以母蚤薨不逮養追服蔬食者復三年

劉珝壽光人歷官東閣大學士性至孝雖貴左右奉養無所不至父性嚴或以他怒不食輒引諸孫嬉戲於前必得一笑乃已每受賜物必先緘奉得書即跪而讀之

母没廬於墓側三年父繼没復廬於墓側竟致疾卒鄉人號其居曰仁孝里建祠祀之

徐溥為少宰日母卒結廬墓左終喪三載纍然苫塊之中號慟之聲人不忍聞

熊翀性至孝既貴父母相繼卒哭之骨立廬墓側奠薦如生每忌辰必謝客獨寢曰禄養不及可恨也至生日曰我母有難時也惡乎樂訖其身如此後仕至尚書

王華性至孝父訃至慟絶幾喪生既葬遂廬墓下及母

年百一歲終華七十五矣煢煢苫塊哀毀踰制

何鑑新昌人仕至兵部尚書天性孝友兩居憂制痛恨不及時奉湯藥哀毀骨立出廬墓左凡墓上竹木皆手自栽植大祥後感寒疾親族勸之始家居

羅璋吉水人母喪廬墓三年所杖竹椅壁復生枝葉

何宇新博羅人父蚤卒每遇忌日輒悲慟不食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號泣不絶聲獨居中門之外不盥不櫛不爐不扇衰絰不去身既葬躬率子弟負土成墳自

誅茅廬於墓側其居廬惟麻衣草屨粥𩚁薑鹽而已形毀骨立哀動路人後登鄉薦仕終宗人府經歷

吳順荆州衞軍父患閉結順舐穀道而通父又病輙嘗糞父卒時順年亦七十哀毀過禮廬墓終喪正統末旌為孝子

李大綱海陽人蚤喪母事父以孝聞父没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成化丙子旣領鄉薦以榮不逮親不燕鹿鳴士論重之

李滄遭父疾藥必親嘗衣不解帶者月餘及卒哀毀骨立葬奠悉準文公家禮正德初登進士第奔母喪哭絶而復蘇者數四每以不得躬視殯斂忽忽如癡醉者兩歲遇忌日輒涕泣曰今雖欲盡孝敬不可得矣

劉閔幼有至性父蚤亡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鄰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鄰族憐之為助其葬母沒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絰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文公家禮

胡居仁事父孝父病劇嘗糞執喪哀毀四時之祭及期功之喪動遵古禮

呂柟父卒既葬廬於中門外自成服至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

應昌聞母訃五日不食比歸亦如之比葬廬於墓得痱疾衆强以還終禫制寢苫不入室時年六十餘矣每遇二親忌衰麻號擗竟日不食及八十時家衆扣首以請始進一餐鄒守益集

陳明喪其父致毀既葬廬於墓旁三年而後歸御史欲
上其行明力止之湛若水集
鄭王厚烷性孝愛事母太妃曲盡愛敬母疾不脫冠帶
而養飲膳湯藥必嘗之而後進母既不起則呼號擗踊
頓絶復蘇朝暮奠哭視禮有加焉塋去府三十里徒步
送葬左右請乘輿則泣曰吾自此不復見吾親矣徒步
何足勞也既葬左右請遵以日易月之制則又泣曰短
喪非古也自漢文帝始也父母之恩罔極柰何遵漢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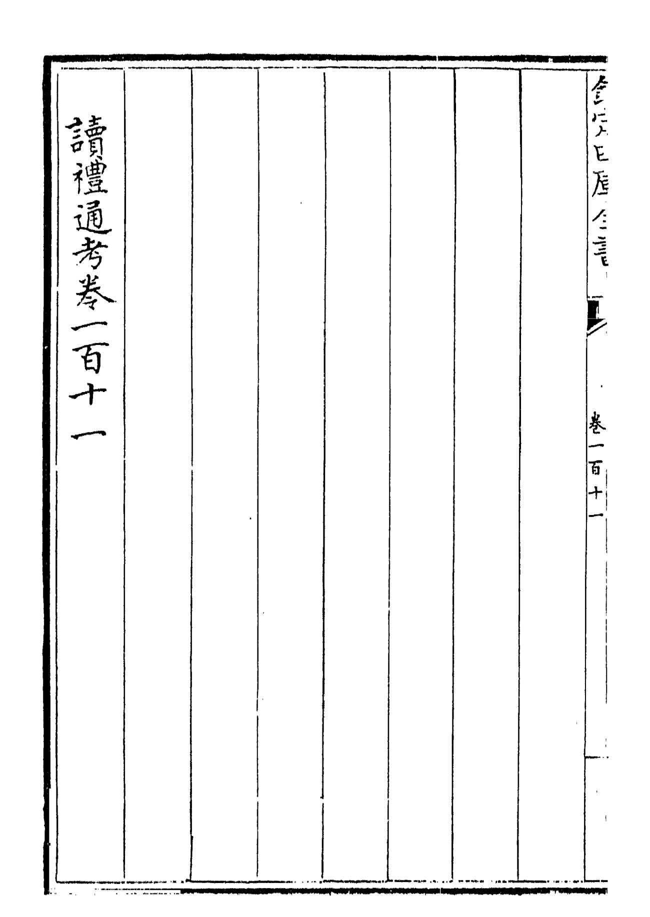
之亂制乎左右乃不敢言既而請御酒肉賔筵請用樂
皆不許曰非惟禮不可心亦不忍也大小祥祭及四時
之祭必以禮而悲感視初喪無異焉
仇文烈天性篤孝六歲喪母知號慟見者酸愴父卒號
慟幾絕既葬寢苫枕塊不御酒肉悉如禮每祭奠哀慟
如初喪至服闋不懈由是衆稱其孝
歐陽德居母喪哀毀廬墓三年
劉陽事父孝父没哀毀廬墓三年

羅洪先居父喪蔬食飲水三年衘衰不入室四方士從學者衆或諷以居憂講學非宜荅曰志在求益非敢主會開講也既丁母憂執禮彌殷

來知德四川梁山人嘉靖壬子舉人父母没相繼廬墓六年不茹葷不御内以親不獲禄養終其身麻衣蔬食誓不枉見有司

劉宗周丁母章太夫人憂於中門之外創為堊室高廣容膝日哭泣其中陶文簡望齡弔之歎曰教衰禮壞久

矣吾未見善喪若劉君者也



讀禮通考卷一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一百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金國禮

欽定四庫全書

讀禮通考卷一百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制五

守禮下

奪情不起

後漢書桓郁為越騎校尉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

服

華嶠書郁上書乞身天子憂之詔公卿議議者以郁

為名儒學者之家可許之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

晉書禮志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傅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兹以往以為成比也

顧和傳和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既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起為尚書令遣散騎郎喻旨和每見偪促輙號咷慟絶謂所親曰

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祇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我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祇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譏爾帝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䟽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

下壺傳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壺牋自陳曰壺年九歲為先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喪亡母張所見覆育壺以陋賤不能榮親家産屢空養道有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内抽割實無情顔昧冒榮進若廢壺一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壺居事之日功績以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諸參佐並以明德宣力王事壺之去留曾無損益壺委質二

府漸冉五載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恭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愍恕哉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

劉超傳超為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

桓彝傳彝子雲歷位建武將軍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為江州刺史稱疾廬於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涖職

宋書孔季恭傳始察郡孝廉著作佐郎鎮軍司馬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於喪中被起建威將軍山陰令不就

殷景仁傳元嘉六年丁母憂葬竟起為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輿載還府九年服闋遷尚書僕射

沈演之傳為司徒主簿丁母憂起為武康令固辭不免到縣百許日稱疾去官

梁書任昉傳昉為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以父憂去職性至孝居喪盡禮王欲奪情還職昉乃上王啓云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亦均鎔造千祿祈榮更為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啟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苦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懽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昏寂寥闃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

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非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許之王欲奪情以下見昉文集

王份傳僉份之孫也除威武將軍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

周書王述傳述為太子舍人以祖羆憂去職述幼喪父為羆所鞠養及居喪深合禮度於時東西交爭金革方始羣官遭喪者卒哭之後皆起令視事述請終禮制辭

理懇切太祖命中使就視知其哀毀乃特許之

北史李德林傳德林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車反喪故里時正嚴寒單衰跣足州里人物敬慕之後為通直散騎侍郎丁母艱去職以至孝聞朝廷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奪情起復下隋書作德林以羸病屬疾請急罷歸與北史稍異今從北史

唐書蘇頲傳頲為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

張說傳說為兵部侍郎以母喪免既期詔起為黃門侍

郎固請終制祈陳哀到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説獨以禮終天下高之

宗室涵為宗正少卿竇應初河朔平涵方母喪奪哀持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疏飯水飲席地以瞑及使還固請終制代宗見其癯毀許之

舊唐書于志寧傳志寧行太子中庶子以母憂解尋起復本官屢表請終喪禮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宅敦諭之曰忠孝不並我兒須人輔弼卿宜抑割不可徇

以私情志寧遂起就職屢上書諫承乾承乾大怒陰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就殺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廬竟不忍而止

歐陽通傳甘露中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判館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然後著韤到直省所即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未嘗啓齒歸輒號慟無時國朝奪情惟通得理

李翹傳翹西平郡王晟之子也蚤喪所出保養於晉國夫人王氏及卒晟以本非正室令服緦號哭不忍晟感

之因許服衰既練丁父憂廬與仲弟憲廬於墓側德宗不許詔令歸第居一宿徒跣復往上知不可奪遂許終制

宋史富弼傳嘉祐六年弼以母憂去位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自此宰相多終喪者由弼始也

名臣言行錄仁宗至和間富鄭公為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宰相持喪者詔下意大向公必欲起復再下

再力辭末以盧朱崖薛文惠故事切責有云以相國之重而守匹夫之節任天下之重而為門內之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公起非同就道不得先還公復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比中書樞密院臣僚韓琦等平居皆常與臣論起復不是好事今在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言惟斷自聖意上知其不可奪乃已遂以文潞公次遷首相韓魏公由樞密使補其位

劉珙傳珙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湖北安撫使以繼
母卓氏憂去盡哀致毁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
使珙六上奏懇辭引經據理辭甚切最後言曰三年通
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説已為先王
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
利禄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乃許之
蔣芾傳芾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孝宗時兼樞
密使會毋卒詔起復拜左僕射芾力辭

元史成宗大徳四年梁曾丁内艱先是丁憂之制未行曾上言請如禮七年除潭州路總管以未終制不赴

明孝宗實錄弘治初起僉事章懋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懋以父喪力辭特旨為增置司業一人署監事以待懋終制日赴官

乾學案是時所補司業乃羅文莊公欽順也

之異數盛舉真三百年所無自應於孝宗朝得

楊廷和懇乞終制疏近日猥承聖眷特命内官監左少監秦用賜臣璽書趣臣還朝臣具疏懇辭未蒙俞允賜以温諄之詔假以忠勤之褒奉誦再三且感且泣竊念臣一身自蚤歲以至今日特受眷知臣一家自先世以及後人俱登仕籍在國家有世臣之義在臣子為不世之遭雖樗櫟之才不堪為用而犬馬之報恒切於心前日親奉璽書既曰葬畢即來供職毋得故違近日再承批答又曰特差敕使守取以慰人望肅肅嚴命蕩蕩厚

恩臣雖至愚感切心肺本欲隨同敕使即日就道但念人生大倫唯君與父君臣之義固無所逃而父子之恩終不可解三年之愛人子至情三年之喪古人中制臣前疏所謂親喪不能自盡不可以為子禮義或有少愆不可以範俗者此臣之志也亦禮之經也況臣之淺劣自知甚明羸瘠之軀遽難驅於道路哀毀之狀亦有醜於班行陛下之所以召臣者將以用之也若出而心安志定有益於時勉强一出可也出而無所建明徒冒榮

寵不惟無補於風化又或有累於聖朝陛下亦將焉用之哉伏望聖慈特賜矜憫許終三年之制以遂匹夫之情愚臣幸甚私門幸甚

廷和自記正德九年三月一日聞先君訃即移文吏部告奔喪上遣内臣慰問且令吏部查先朝留用輔臣故事予聞命即疏云奪情非令典該部必能據禮執奏朝廷必能以禮處臣疏三上乃得允奏行人送還敕令葬畢輙起復任先是命未下時私心皇皇遂

菴獨過予曰上倚公甚重有移孝為忠之諭且時事方殷決不可去諸公卿之意皆然公獨不為朝廷留為天下留邪況本朝屢有故事吏部當援以覆奏公無尤也予曰此不可以故事言往欲起復尚書陳金掌都察院又欲奪情徐州兵備毛科予皆不可語文正李公曰公與廷和皆有老親在恐後日難處西涯即應曰正是正是念不及此其事遂止正為今日地也公若必欲我留是我能見信於西涯不見知於公

將以王叔文待我也遂菴默然李工部鶴山亦以為言予曰三年之愛人子皆有之無是心是禽獸也朝廷之上藹藹吉人可容一禽獸玷班行乎諸公卿皆知予志不可奪此意亦寖聞於上十五日命下又明日領敕遂行

熊過南沙集故相國石齋楊公墓表正德乙亥以父訃聞上令吏部具輔臣丁憂留用例公不俟查奏具疏言馮棺奔喪之情上批荅述公舊學輔導才猷遵

先朝故事為國留公意又遣文書房少監秦用宣諭

公再疏陳情仍有旨勉以體國公又疏言臣先臣長

子當主祭送終今形神俱喪萬一臨事眩惑則家國

兩負上乃令馳驛奔喪葬畢供職遣行人護視禮工

二部郎中治祭葬之紀公既歸上有事輙念公曰有

主張遂遣秦用齎奉璽書宣諭又敕四川鎮巡三司

官等勸駕必行使臣乃返公具疏辭謝臣抵家僅三

月耳敕使遂臨安可藉故事襲金革變禮法上猶欲

公就道以慰人望公又疏言君臣之義固無所逃父子之恩終不可解上鑒其誠乃從之楊文敏榮黄文簡淮凡數人皆相臣起復視事得終喪者獨公云

乾學桒親死終喪人子之常道也乃古今來起復不赴而見美於史者何寥寥如此蓋由君自短喪故亦不責臣之終喪而其為大臣者率多貪位之輩遂致相習成風即有賢者亦靡然從之而不以為愧耳觀富鄭公力辭

不起後之為宰執者遂不敢效尤起復是知
良心固在一有賢者為之倡率自有所顧憚
而不為矣彼傅咸山濤張九齡李賢輩其人
品本不下於鄭張富楊諸公也乃因奪情一
事遂為終身之玷君子之於大節可不慎哉

彈劾奪情

乾學案大臣廢禮奪情而在朝之公論不可
誣也在唐有如韓偓之不草宰相韋貽範制

在宋則有歐陽修之論龍圖待制楊察任伯雨之論奉議郎李譓劉漢弼之論馬光祖黄愷伯徐元杰等之論丞相史嵩之在明則有羅倫之論大學士李賢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張岳之論大學士張居正黄道周劉同升趙士春何楷成勇之論樞輔楊嗣昌皆世道之大閑卓然千古者也至於王恕之論匠官潘俊五官司歷劉玉欽府良醫

任好禮邢㬊之論太醫院使海宗道李宗周雖陰陽卜祝暬御小臣故有奪情之例而皆請令守制奔喪執辨娓娓此尤敬小慎微翊衛名教之至意具論之著於篇

唐書昭宗時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兵部侍郎韓偓當草制上言曰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衰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則峩冠博帶入則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

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也卒使姚洎代草

王巽明禮記補注日格子曰韓偓不為貽範草制是矣其曰俟變衰而召可乎有門庭之寇則從金革之事可也不然而從利亦晉之墨衰耳三年之内無日可者禮曰既葬各以其服降此變衰之候也衰可變衰不可變此時而可召安往不可哉禮疏曰三年之喪小祥後與大功同故曰功衰此所謂變衰也

宋史慶歷二年知諫院歐陽修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劉子曰臣近見丁憂人茹孝標居父之喪來入京邑奔走權貴營求起復已為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宮覲聞母之喪匿不行服得官娶婦然後徐歸見在法寺議罪孝標官為太常博士覲在場屋粗有名稱此二人猶如此則愚俗無知違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蓋由朝廷素不以名教奬勵天下而禮法一隳風俗大壞竊以風化之本由上而下伏見起復龍圖閣待制楊

察素有章奏乞終母喪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行唯孝與忠察以文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勵頹俗以身為先陛下宜曲賜褒嘉遂成其志使遷善化俗自察而始豈可不通人情膠執舊弊推祿利之小惠廢人臣之大節臣謂近侍奪情本非軍國之急不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今察以節行自高志在忠孝知貪冒祿利為可恥若朝廷奪其情使其於身不得成美行而於母有罔極之恨豈足謂之推恩乎方今愚俗無知違犯禮義至於

繫獄訟嚴刑罰而不能禁止脫有一人欲守名教而全忠孝以勵天下者又為朝廷不許則風俗之弊其咎安在伏乞蚤降恩旨許其終喪不獨成察之志亦可以為朝廷之美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上言曰臣伏見持服人奉議郎李譓奪服除京西路轉運判官應副山陵此事雖小關於體者甚大臣為諫官不敢緘默竊以祖宗故事朝廷有大事邊鄙有大兵革將相大臣名德侍從乃有奪服

者然亦不得已爾今山陵事務人人可辦臺省寺監豈無可用之才何至小官奪服以駭人耳目若四裔聞之豈不有乏才之耻古人謂天下之事多為不識事體之人壞之朝廷事體所宜愛惜臣伏願陛下追還成命下三省別差官

馬光祖傳光祖以浙西提點刑獄丁憂起復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劉漢弼為侍御史論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

名教

乾學案軍馬錢糧以上本光祖傳以下本漢

弼傳

史嵩之傳嵩之遭父喪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賜手詔遣中使趣行於是太學生黄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不報將

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頗悟嵩之為公論所不容劉漢弼為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請蔣芾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既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叄定相位帝覽奏遂決

乾學案公論所不容以上本嵩之傳以下本

漢弼傳

黄愷伯等䟽略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唯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天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屬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

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以謝天下況復置之具瞻之位乎徐元杰䟽略臣前日晉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歎且大臣讀聖賢之書當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昕庭出命之易

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為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誦

明憲宗實錄成化二年二月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

情起復

羅倫扶植綱常疏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繫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

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廬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强起其臣此二臣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大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

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黼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忠其君也願陛下以宋為監使賢盡孝於君親為當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為當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

復之歟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人盛强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内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温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矣陛下毋謂廟堂

無賢臣庶官無賢士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閒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放納降禮尊賢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朝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猶謂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

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寥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闗邪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邪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其人爲其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邪以其高謀深慮足以斷天下之大議邪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邪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厲天下之士習邪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邪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廷之闕失邪何皆未見其有也陛下何取於斯人

而起復之哉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與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

之辭所以預為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
而成其事亦所以預為已地也大臣既無懼羣臣復何
慙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
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
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溥恩則匿
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則匿服
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
之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

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
聖衷取回内臣許令李賢依冨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
事終喪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令終制
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經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
内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將見
綱常由是而正風俗由是而厚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稅畝政撰李賢行狀成化丙戌二月聞榮禄公之喪
詔起復公公上疏言士見用於盛時者無分小大於

父母喪皆得盡三年之制若臣以所任之事而不得盡恐無補於名教得旨朕賴卿輔導卿勿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遵命以成大孝公復疏言陛下必欲用臣以為國家事重不得以彼易此但今内外大臣當任者皆忠正老成之人使臣在此不過贊成其事無臣贊之亦不為欠臣之去就甚輕昔富弼累詔不起亦以朝廷有人不至甚不得已故也臣之蹤跡似亦類此乞容臣終制假使未填溝壑則驅策駑鈍以報

皇上固有日矣詔卿當深念職任之重移孝為忠不必固請遂遣太監林興輔行既抵家襄事畢即日促公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公退即疏言陛下謂臣可以委託堅使奪情而不知臣實駑劣不堪有類折足之鼎且古之大臣若張九齡寇準輩雖起復而人不非者良以其人之才足勝重任有益於天下國家也如臣不過尋常之流無事之時亦招物議今不獲命則不知者謂臣心實以此為榮姑陳奏

章免人之議而已乞察臣至情而矜從之詔禮有經

有權朕特從權制用卿若固違君命豈得為孝卿當

深念大義勿恤微言勉起就任毋得再陳公復疏言

臣屢訴衷情而陛下曲加勉諭終不矜允奉誦恩旨

涕泗交頤所以不能仰遵聖訓者區區之心誠有所

不忍也況臣日迫衰朽縱起供職未必能副陛下盛

意徒重臣之慙增臣之罪詔卿言之再三但委託尤

重宜體至懷即日就任慎勿再言又遣中官至公第

道上意乃供職

李瀛起復問答或問父母之喪斬衰三年天下之通義也有服在大僚者奪情起復禮與曰禮有之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曰古之大臣亦有勉從者乎曰有之唐房玄齡張九齡宋寇準皆召起苫次釋衰拜命載在史册可考也曰李文達公之奪情起復論者何以嘖嘖不置耶曰文達公聞父之喪在成化丙戌春二月是時憲宗初嗣位公受英廟顧託之重新皇兩宮倚毗專切詔公起復公屢疏陳悃上亦屢詔慰留夫朝廷懇切固留如此公欲遂其私情得乎論者不察乃仗大義以攻之遂使公之心事弗白於天下後世良可悲也南陽王文莊公鴻儒嘗為公著論曰君子之為義也或有所制而不得遂當察其心而不當即棄其人苟即棄之則天下無全人矣安陽崔文敏公銑亦曰文達奪情而相出於新皇眷倚

之篤非文達求之也羅氏勸上遂賢之請可矣乃襲
末士詆史嵩之之文而醜言過斥何與二公文集具
存其說固非阿其所好曲為鄉先生辨雪
也偶因或人之問聊述二公之言以荅之

王恕論起復奪情不可為例狀內官監太監黃順等題
奉聖旨准他吏部知道案查潘俊等聞父母喪已經移
文本部關給勘合守制去後今奉前因案呈到部查得
諸司職掌內凡內外官吏人等例合丁憂者仍以聞喪
月日為始皇上以孝治天下臣民方且觀感而興起豈
可因此小官而開奪情起復之門以干祖宗之典憲而

傷國家之風化乎伏望收回前命仍令潘俊等守制滿日依例起復如此則祖宗之法不壞陛下仁孝之道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而令名無窮焉弘治元年十月具題次日奉聖旨匠官係手藝人已準他了罷欽此臣等竊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沒而子服三年之喪所以報本也此古昔聖人緣情制禮之意萬世行之而不可易者又聞古人居親之喪有三年不言者有泣血三年者非矯情也蓋不忘親耳洪惟我高皇帝

斟酌古禮定為時制凡文職官吏監生生員知印承差人等聞父母喪悉令丁憂守制所以教之以孝也而守制止於二十七月所以示之有終也今潘俊等已居官食禄亦係守制人員陛下因該監官之請而許其奪情起復臣等所以言之者蓋甚有違前項事例使忠臣孝子聞而議之心誠不安今陛下特降德音如此臣等固不敢違若不再陳但恐後之人遂遵以為例相率而忘其孝有傷聖明之風化是臣等不言之罪也欲望陛下

著為定例自今以後凡文職官吏人等聞父母之喪非身任金革之事悉令依例守制終喪敢有營求奏保奪情起復者許科道官糾劾本人以匿喪論奏保之人以違制論如此則人知所警懼而相勸勉於孝矣何患風化不厚天下不治乎弘治元年十月具題奉聖旨是

宗奪欽天監官奔喪奏狀據五官司歷劉玉呈稱有母張氏弘治二年正月病故祖塋在順天府東直門外遷民屯已於本年三月初三日安葬畢思得本職係是欽

男例應守制理合具呈乞為查照定奪等因到監據此
查得洪武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該本監官於奉天門
奉高皇帝聖旨陰陽官都不要丁憂永為常例欽此欽
遵外今照本監查無守制事例及看得本官母故已行
安葬畢要行守制一節緣本官係提督造歷緊要官員
正值興工之時及有前項事例本監難擅定奪備呈乞
為查照定奪等因到部送司案呈查得永樂二年二月
十七日有本監五官司歷潘緝熙父故要回奔喪該監

官奏奉太宗聖旨著他去天順二年二月靈臺郎方欽母故呈乞奔喪該監官引奏奉英宗聖旨照例欽此成化元年二月監正谷濱母故奏要奔喪該本部具題奉憲宗聖旨照例欽此成化六年三月靈臺郎吳英父故奏乞終喪該本部具題奉憲宗聖旨準他去奔喪欽此及成化十年三月監副楊瑛順天府人繼母病故奏乞躬葬成化十七年三月中官正皇甫敬母故置丘塋所順天府地方奏要安葬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漏刻博

士袁洪父故置地順天府地方奏乞奔喪安葬本部節次照例題准俱限三箇月奔喪安葬畢日照舊辦事前項奔喪事例已行八十有餘年以袁紘父故置地順天府地方與劉玉事體相同又係目前之事本官與本監官豈得不知今本官既有母葬自合隨即呈監轉呈本部照例奔喪為當却乃遷延月以待其安葬已畢方纔具呈意欲免其奔喪顯有貪祿忘親之情而該監官却將奔喪事例匿而不言止稱查無守制事例又稱係提

督造歷緊要官員雖稱呈乞定奪其意亦欲免本官住俸奔喪不無受囑情弊且該監官聞父母喪既已免其守制若又不照例奔喪則是於送終之禮全不用情爲得爲孝子乎且聖明之世有祿人員豈可容此不孝之人所據劉玉并該監僉書官吏本當究問但呈文内有呈乞定奪字樣合無免其送問行令劉玉照例奔喪三箇月滿日赴部送回本監照舊辦事以後凡遇該監官員人等聞父母喪者務要照依前例隨即具呈奔喪敢

有託故不奔喪者以違制論堂上官知不令奔喪者亦治以罪如此則法令嚴而姦頑懼彝倫明而風化美矣弘治二年四月具題次日奉聖旨是

論奪情非令典

奏狀查得先該徽王奏要照先年良醫副王煥奪情起復事例免令任好禮丁憂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成化十九年二月內該徽王奏稱要將良醫副王煥奪情存留辦事本部為照本官母故例該丁憂題奉憲宗皇帝聖旨准王奏欽此欽遵查得弘治

元年十月內本部題為扶持風化事照例官吏人等聞
父母喪依例丁憂係是祖宗舊制奪情起復非令典欲
望著為定例自今文職官吏人等聞父母喪非身任金
革之事悉令依例定制敢有營求奏保奪情者許科道
官糾劾奉聖旨是欽此為照王㶇奪情係在弘治元年
題準前事難施行已經立案訖今又奏前因臣竊惟朝
廷政令貴信不信則人疑而事不立今又令好禮奪情
起復則是前例不信也況好禮係良醫副彼雖守制尚

有良醫正王熉在亦可以視疾府中未為無人用就使府中關人另除良醫副一員前去未為不可臣等非敢不依王之所奏但恐朝廷政令不信於人以後人難遵守弘治四年十月具題奉聖旨是

武宗實錄正德十六年七月吏部覆給事中邢寰奏懲奪情以重人倫事言丁憂之例載諸職掌奪情之禁申於累朝所以示教而懲不孝也今海宗道以序班黄緣奪情傳陞寺丞故太醫院使李宗周從而效尤且獲廕

子皆不孝之大者宗道宜逮問宗周官及膺皆宜削奪

上是其言命自今有親喪者皆不得奪情著為令

西園聞見録楊守陳與王惟臣書曰比有朝廷起復仍典内館之教僕竊料執事之必不起也何以言之三年之喪上達天子金革無辟之説或謂出於漢儒然世之奪情起復者皆冒利忘孝之徒公論不容極詆痛排載之史冊百世之明鑑也今乃視為典禮世不駭其異而反以為榮媮俗至此可為慟哭然近日陳太史緝熙能守禮不起羅太史廷魁能昌言李相之非曾謂泰無人乎夫陳有修史之命李當内閣之任其事皆重於教内館者然禮不可起也人之所以殊於禽獸者惟禮耳陳李之賢否於是乎見之執事之賢宜追前古而曾今賢之不逮乎僕以是策執事之必不起也史事告成計在九月儻執事亟至僅足

满考需選恐不能與陞遷之命借至十月而獲與焉從五之與正五纔半級耳比而得翕王良所羞于驅萬鍾奚加於我矧區區半級曷足顧耶或者謂執事不起恐負方命之譴夫君子經德秉禮豈為利害而遷況今上聖性寬厚仁覆如天公卿大臣樂成人之美其不加罪於守禮之士也昭昭矣又何懼乎執事初以童子擢高科登翰苑學豐而才達負今望於天下令一起則衆議叢之大節既虧他美莫贖一不起則令望益揚台鼎之陟有不難者僕惟執事見理素明秉禮方固必不為羣言所惑蓋猶不已於言者友道蓋如是也

叨叨不罪

劉績霏雪錄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為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以服闋為起

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王廷相奪情說三年之喪可以服官政乎曰記有之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之喪三月不從政又曰三年之喪祥而從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禮也夫君子之居喪也衰麻之衣不釋於身也哭泣之聲不絕於口也居廬寢苫不離於殯宮也練而堊室不與人坐也非時見乎母也不入中門也故聖王體人臣之情容其自盡也故禮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者此之謂也曰金革之事無辟焉者何也曰國難危急不可以有家也才可以紓國難者雖私喪不得以辭辟也事之變也道之權也事平而反喪禮也非國難而從事者皆急於仕進者也故孔子曰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顧湄起復辨起復者臣子居父母喪服制未終君上就喪起之復令視事謂之奪情起復或云詔起攝職或云奪哀還官隋唐始有起復之稱宋制銜上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已起復而至服闋謂之落起復史彌遠傳嘉定二年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四年落起復是也後人不考義例遂以服闋補官為起復明會典百官終喪赴部謁選用起復字吏部稽勳司有起復科與奪情義相反踵訛襲謬已非一日不可不辨

神宗實錄萬歷五年十月十日大學士張居正父卒於家訃聞居正意不欲奔喪其黨工部尚書李幼孜遂倡奪情之議於是大學士呂調陽張四維吏科都給事中

陳三謨監察御史曾士楚等各上疏乞留之會有星變之異人心洶洶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觀政進士鄒元標相繼論奏居正大怒杖五人於闕下中行用賢削籍穆思孝元標俱謫戍而居正竟留南京僉都御史張岳給事中朱鴻謨亦有疏言尋亦罷歸

吳中行疏略頃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聖心兢惕戒諭大小臣工修省共圖消弭臣即今日之大者要者為皇

上陳之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

而皇上眷倚則慇懃勉特至此豈非明良相與稱帝王

之盛節哉仰惟皇上以受遺顧命之臣而委心以任之

大孝也為社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然而是舉也萬古

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籌長顧必思所

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

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

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睹而今長逝

於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臣連日見其衰絰之容擗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為悲哀者人皆為之酸楚而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於廟廊之上且責之以訏謨決策調元熙載焉或者非其情也元輔之為賢輔弼也其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斯二語兢兢守之勿之有墜焉耳宰予短喪孔子曰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然則終

喪者正聖賢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國家令甲丁憂守制二十七月為滿雖庸人小吏匿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胄之士處輔弼之臣即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諍之後世譏之乃内閣二輔臣首題之疏方以訃聞遂以例請亦謬矣至臺省諸諫官乞留之疏實為贅辭尤昧成憲抑又謬矣然則奪情者正非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然則所望以卹其私

情全其大節者惟在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況卿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心而責效於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其身而錫極於兆民則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為社稷為生靈而臣請皇上俯容之者亦所以為社稷為生靈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為茍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露而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伏惟皇上寛斧鉞之誅而垂神俯納焉元輔幸甚愚臣

幸甚

趙用賢疏略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人心之安頃自天文示異彗出西南大内火警變徵屢出皇上兢惕不遑下敕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籍籍或以糾察大寮或以修舉庶務固犂然具矣臣以爲詳於小而未覩其大者也請不避斧鉞之誅爲陛下一正言之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守制疏至再三而陛下留之至再至四臣每讀其疏未嘗不爲之欷

歠飲泣而獨不能以達陛下之聽者何也臣以為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世人之所講説民俗之所習安千百年以來未之有改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於衰絰之中此特權一時之緩急而不得曲顧其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自數日以來見輔臣毀瘠柴立形神摧敝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陛下挽留之意遂聽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亾已抱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

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而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不知陛下何忍於此也臣查得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既以回籍奉旨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比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者乎今輔臣身負沈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廹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之遐邇聽風教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

何以如曩日之敬信而誠服是輔臣之勳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固敗之於一日臣又不知陛下何忍而為此也臣以為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申是為上干天和而動星變之大者莫甚於此矣陛下若垂憫輔臣不使之憂傷毀性聽其所請則父子音容之乖隔於十九年者庶幾洩其痛恨於憑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矣臣竊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立臺諫所以為紀

法之司而任糾繩之寄者也今輔臣之留皇上主之亦既有成命矣焉用是嘵嘵者哉背公議以徇私情蔑至情而倡異論誠不知其可也臣愚昧莫測於天人之際竊以為當人心而合天理者其要莫甚於此敢昧死為皇上陳之

又移沈思孝疏略頃大學士張居正有父之喪朝廷援楊溥金幼孜李賢事例奪情曾不移時而彗星突見光亘數丈漸逼中天臣等仰觀星變俯察物議相與拊膺

對泣廢寢罷餐意在廷之臣必有能指陳綱常大義以感格聖衷者詎期附炎鄙夫如御史曾士楚都給事中陳三謨甘犯清議望風保留致使人心長死舉國若狂紀綱風俗將大壞而不可反矣矧今星變未消火災隨繼天地祖宗之靈所以儆聖衷者益惓切焉臣又安得以無言責而緘默苟禄哉陛下之留居正也一則曰朕為社稷留二則曰朕為社稷留是矣然而語治國平天下之道必本之老老興孝語天下之平必係於長長親

親則知社稷之命脈在綱常而羽翼綱常者在輔相為輔相者可託言權變而目之為匹夫小節儒生腐談乎且明王之治天下未有不自大臣始也以大臣者綱常之表也居正靳然在衰絰之中而强顔所不安使之峩冠茹哀於巖廊之上大非朝廷之體矣陛下以孝治天下經筵日講莫非講於此也可舍先王之制不言而言近代之例邪當此承平治朝可論禮之變而不論禮之常邪今居正以例留而厚顔就列矣如異時國家有大

慶賀大祭祀為元輔大臣者若云避之則於君臣大義為不可欲出則於父子至情又不安臣不知斯時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何以自處邪昔徐庶為母之故而辭劉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邪能復在廟堂從容論道如常時邪且居正躋人臣之極品荷不世之榮遇者果身從何來乎必先有居正之父而後有居正之身陛下始得而有居正也可令其執親之喪而鳴玉曳組於朝顧不得修匹夫尋常大都之節邪夫

天下事一相可辨陛下莫謂在廷諸臣皆不居正若也
今其居憂之下反躬省過以斯民三代不可欺以草野
輿情有可採易其果於自用之心而虛以受人之誨改
其刑名法術之非而緬思乎伊傅周召之業未必非社
稷之福也何必使峩冠茹哀於廊廟以傷國體而廢先
王之制邪臣又聞古聖帝明王以仁孝之情予之臣而
未聞奪之也為人臣者以孝之情求遂於君而未聞為
其所奪也夫情而謂之曰奪豈盛世事哉奪之一字豈

所為以孝教天下者哉本朝輔臣李賢等曾奔喪守制然後奪情起復當時諸臣尚且爭之況居正今不奔喪又并奪情起復之例而廢之者乎伏願陛下愛居正以德速令奔喪守制則綱常植而朝廷正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而一正足以格天尚何災異之不可弭哉

鄒元標疏略臣於九月二十六日聞輔臣張居正父喪居正三疏乞恩守制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皇上不聽哀死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

之疏遽上臣讀此疏涕泗交流即欲竭盡血誠冒干天聽自惟涉世未久不敢啜啜自取越職蓋冀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且乞留矣臣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斁日被冠裳無異禽獸敢置身斧鉞披瀝為皇上陳之臣聞宰相者社稷綱常所攸賴者也必置身於綱常大道之中而後朝廷服萬民懷一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蝟毛而起今觀居正之於父也憑棺淚莫未盡送終之禮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身而

正人邪不能正身而欲正人為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不去皇上為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留矣皇上留之者豈以其有利社稷邪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數舉姑舉其最著者言之一曰進賢未廣先朝各郡邑進學數十人居正任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阻進賢之路也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怨號之聲遍於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

決囚太濫先時決囚初無定額居正任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致首鼠私竄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三曰言路未通居正任事大臣持禄不敢言小臣畏罪不敢言間有憂關國計慮切民瘼者今日陳之而明日罹罪矣豈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臣先歲北上覩黄河泛濫湮没為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髙為巢啜水為餐目極至此心慘魂飛有司不以奏聞恐干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攜子散之四方

者衆矣皇上深居九重漠然不知此居正之罪也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況無利社稷如此而可留之耶臣伏讀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矣弼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志固未定矣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脱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陛下之志將終

不定邪臣所未解也臣觀居正首疏云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辦也嗟嗟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指而名之曰非常人也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獸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旁人之謗議恤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此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論也三

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旁人謗議果不足
恤乎又曰道路無不為臣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臣
登刑部堂遇各司出刑曹接諸冠裳各垂首喪氣一日
三歎切齒含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嗚呼父子天性
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皇上可知矣先正曰求忠臣於
孝子之門能遺其親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抑臣尤有
深恨焉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關綱常悉陳無隱默
而不言猶謂曠職乃今日上疏留輔臣者曾士楚也臺

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朝廷
為首善之地臺省為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伏
乞俯賜採擇亟斥輔臣速歸守制則綱常正而人心服
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聖天子作為出尋常萬萬矣
張岳疏略元輔張居正歷事三朝夙夜在公於今三十
年矣其間承顔於垂白之父母能幾何時乃今不幸奄
逝無從永訣又不能匍匐奔喪其何以補終天之恨八
旬老母旦夕失其所天則高堂之上又必有難為情者

而少闕定省凡為人子將若之何興言及此臣知元輔之方寸亂矣尚可挽留之乎願陛下以思念皇考之心體輔臣之父以遵奉聖母之心恤輔臣之母容令馳驛奔喪仍酌定期限令襄事速就赴京辦事進有補袞之忠退有戲綵之孝輔臣不得見其父而猶及見其母致身於陛下之前無遺憾矣其還荅陛下者又當何如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設以臣言為不然縱廷臣未敢面議其如退有後言何縱一時隱忍其如萬世之公論何且

陛下之所以挽留者不過為天下扶植綱常以安社稷
保蒼生為計君臣父子之間其為綱常孰大於此安社
稷保蒼生又孰大於此哉臣逆料此疏一出陛下必己
先期從輔臣之請而輔臣必先期回籍仍慮輔臣愛君
憂國不敢以情告故臣冒昧一陳之
明史紀事本末崇禎九年九月起復原任總督侍郎楊
嗣昌為兵部尚書十一年四月總督宣大尚書盧象昇
丁父憂廷議邊事孔棘交章乞留象昇十疏懇請詔許

之令俟代七月諭會推督臣弗拘守制遂起復原任巡撫陳新甲代之未幾改楊嗣昌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仍兼掌兵部事

少詹事黄道周論會推弗拘守制疏臣觀古今典制受於先王誼不敢改至於事窮理極時亦通變以盡神惟綱常所繫為臣教忠為子教孝垂憲萬世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兵革鑿凶門出戎右不施於士大夫宋武弁如田況岳飛皆累乞終制皇太祖以劉

基宋濂帷幄之任特聽其奔喪嘉靖中北邊孔棘起楊
溥於宣大還遂翁萬達於本兵然其時溥且禫矣萬達以
墨衣視事世宗心非之罷去自是非終喪不稱起復也
張居正以不守制損其勳名自後七十年士夫守法天
啓七年袁崇煥冒起於右屯崔呈秀靦顔於樞府身膏
斧鑕貽唾西市曾幾何時而士大夫蒙面喪心營推營
復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且嗣昌秉樞
垂兩年矣不知何人推轂而顛越至此今宣大督臣盧

象昇父殯載塗摀心飲血以俟奔喪而廷臣動推闊遠難移之人以緩其事今又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如是則聞喪者竟可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為子者可以不父而天下有無父之子為臣者可以不子而朝廷有不子之臣天下人材固自不乏即疆埸甚廹當旁求誠信不二心之臣而用之柰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蘖種其不祥以䘮天下乎治天下之道無他不過正綱常審法度以求當於人心人心當則天心恱雖有

寇賊之警如豺虎逸於原田田夫秉墉而射之矣不得

已相其要害專力注之使忠臣孝子鼓厲四方衆志可

城也凡人遺其親必不利於君壞於家必無成於國楊

嗣昌在事二年才智已備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

表裏指鼠畫亂說夢捕風猶狼狽之獸倚肩俱走無從

施其鞭策又何益於負重乎臣於此事曾三具疏以遂

事中止近見明旨已數日而封駁未聞誠恐海内不祥

之人皆擲塊投杖思攘節鉞之榮轉盼之間又成遂事

則言之苦既臣爲萬世惜此綱常爲聖明惜此治化不暇爲一身進退計也疏入降六級調外

修撰劉同升疏臣惟朝廷所以爲四方觀望者賴有倫紀以爲之維也是謂大經原本大經變通其制使倫紀之立萬世勿墜是謂大權未有舍經而言權者也臣於棘人楊嗣昌有不忍言者日者策試諸臣簡用嗣昌良以敵訌寇擾如人疾急雜試諸方以冀一效聖明之用心亦甚苦矣都門喧傳謂嗣昌衰經在身姓名不祥非

若軍旅可以凶事行之也臣所以隱忍未發意嗣昌亦人子也良心不死必且哀痛惻怛上告君父辭免綸扉庶幾善承聖意曲盡人倫夫邦政之寄非輕於揆地也辭綸扉而掌邦政亦可效於時艱也何必循例再疏遽入辦事服緋安忍叛禮滅親垂之史册萬世唾詈大臣自處如此何以彈壓四方哉人惟有所不忍而後能及其所忍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以其所忍覘其所為嗣昌之心喪而病狂臣已逆知其後矣嗣昌試清夜捫

心何以對其父鶴從來志敗氣餒鬼神瞷之必有非常之災嗣昌豈智不及此無奈伎倆已窮茍且富貴兼樞部以重綸扉之權借綸扉為解樞部之漸和議可申票擬由己將與方一藻高起潛輩中外結連扶同罔上掩敗為勝金繒歲縻立心若此何所厎極獨不畏堯舜在上共驩誰欺而欲以袁崇煥之故智用於今日不見皇上之處崇煥不動聲色而忽奮乾斷乎曩日皇上切責和戎而嗣昌不可以為臣今又悍然自易墨縗而嗣昌

不可以為子昔李賢奪情人望頓失張居正則聲名不終豈非志敗氣餒已事之明證哉國家亦何賴焉先臣蒙皇上賜諡文節臣復蒙特恩親裁進士第一感激涕零竭誠圖報冐犯新參臣亦無遑恤也疏入罷歸

編修趙士春疏今日外敵內寇餉匱兵單豈一時諸臣才力不堪驅策哉良由功名之計工而忠孝之性薄也樞臣楊嗣昌墨衰涖事分毫罔效茲荷簡入綸扉使嗣昌稍有人心者念代言非金革之比自應力辭新命矢

報中樞乃讀其勉承恩命之疏絶無哀痛惻怛之情遂儼然服緋到任臣於是歎嗣昌之忍心害理一至此也伏誦聖祖六諭必先父母皇上初政首闡孝經豈閭巷猶教以人倫端揆可先容其埽棄臣又考國初尚書正二品以中書之事分隸之是今之尚書猶宰相也景廟之朝于謙孝廟之朝劉大夏倚毗親切未嘗以東閣處之蓋以六卿之職展布有餘名位未嘗不足故也今使嗣昌而果才邪司馬之堂儘堪報效何況紙上勦撫無

救生民局中款賞坐傷國體業於封疆無補豈云機務可參脟來藉口機務必先圖卸封疆既無以責嗣昌之成功又無以作滿朝之忠孝臣謂不如還樞臣之職以稍維名教也臣祖先臣用賢當張居正蔑倫起復特慷慨建言為鄒元標諸臣倡幾斃杖下腊其敗肉以示子孫如直坐視樞臣蒙面入閣是臣上負聖主而下忝所生也太史抗疏歸其尊人文度酹酒告文毅公曰吾先人有孫矣

給事中何楷疏略皇上起楊嗣昌於制中嗣昌有徽臣

勉承恩命之疏內言及服色一事似以奪情入直之故微有所不安於其心奉聖旨覽卿奏大典不與幷辦事素角暫從所請朝講召見服色還一體隨班欽此仰見皇上不奪人之親而輔臣亦未敢自奪其親也本月初三日輔臣入閣到任臣衙門例應赴閣作揖則見輔臣吉服爛然立於新輔之首臣等不勝相顧錯愕退而歎詫不置何其乖輔臣本心而與明旨背馳之遠乎夫明旨謂辦事素角惟朝講召見則一體隨班未嘗汎及其

餘也到任自輔臣視之雖為顯榮較之朝講召見三大禮相去不啻天淵其遵何旨而然歟曾經申明否歟誰為此說以誤輔臣抑輔臣之自誤歟疏入指降二級調用

南道御史成勇綱常萬古為重疏嗣昌以義不後君謂古者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日一統之君臣義無可逃是天下凡為臣者皆不當終三年之喪終則為後君為不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人類

盡化為禽獸不止也臣不敢承順意旨以長指鹿為馬之姦疏入上責其黨同伐異命逮治時南兵部尚書范景文等公疏劾嗣昌請召還黄道周林蘭友等上怒責其朋謀把持并查何人主稿

讀禮通考卷一百十二